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学东小说研究/吴义勤,王春林主编.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3

(湖畔文选/王春林主编)

ISBN 978-7-5559-1335-1

I. ①张… II. ①吴…②王… III. ①小说研究—
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047564 号

选题策划 李 辉
责任编辑 李 辉
书籍设计 刘婉君
责任校对 殷现堂 张英方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C 座 5 楼
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总 印 张 46.75
总 字 数 962 000
版 次 202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16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4

“去西部化”的张学东

王春林

张学东,是宁夏文学界的“新三棵树”之一,是正在日益成为中国文坛中坚力量的所谓 70 后作家中写作成绩斐然的重要一位。然而,当我执笔准备完成这篇序言的时候,虽然已经绞尽脑汁,却死活都想起我和张学东到底是怎么认识的,以及我们俩的第一次见面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却是毋庸置疑的一种客观现实。只要相隔时间一长,便会无端地生出一些彼此想念的思绪来。

在我看来,一个年龄尚且不足五十岁的作家,即将出版一本以自己为主题词的小说评论集,应该同时具备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作家自身的小说创作不仅要达到一定的体量,而且还得在业界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具体到张学东,真正可谓长、中、短篇小说三管齐下,尤其是近年来的中篇小说创作,更是在国内产生了足够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以他的小说创作为对象的相关批评文章,在达到一定数量的前提下,更得同时具有相当高的批评品质。其他且

答《张学东中篇小说选》《家犬往事》译者问

罗季奥诺夫 罗玉兰 张学东

罗季奥诺夫:张先生,您好!2021年5月份圣彼得堡海波龙出版社推出了您的长篇小说《家犬往事》俄文版。这是继2020年该社推出俄文版《张学东中篇小说选——蛇吻》后,您在俄罗斯公开出版的第二本著作。在此衷心祝贺您!应该说,俄罗斯广大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我们全国每年会发表或出版中国文学作品25本到30本,其中当代文学在12本左右。因此,被译介过来的每个版本都很珍贵,这些作品能最大限度地开阔俄罗斯人的眼界,特别是对加强俄中两国人民民心相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能借此次采访的机会,更多地了解您的生活及创作状况。

张学东:十分荣幸,亦万分感谢,作为一名写作者,两年间先后有两本书经由二位译介到俄罗斯出版,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份荣光。毋庸讳言,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读着俄罗斯文学成长起来的,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蒲宁、果戈理、巴别尔、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肖洛霍夫、布尔加

科夫……这些名字中国作家耳熟能详,对于他们的代表作更是如数家珍。所以,当有朝一日自己创作的小说竟摇身一变也有了俄文版本,还是非常激动的,如您所言,中俄两国交流可谓源远流长,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翻译家的不断努力,有更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能够走进俄罗斯这片古老的土地,并被那里的广大读者所接受。

罗玉兰:我很荣幸两次翻译您的著作,去年海波龙出版社出版的《张学东中篇小说选——蛇吻》就给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据我看,您的中篇小说《阿基米德定律》《一意孤行》等最突出的特点是心理描写都很深刻,我们俄罗斯读者非常喜欢看到每个人物复杂的心情,甚至是他们心中的一个个痛点,您往往会让小说中的人物做出艰难的选择,这种选择关系到做人的原则和尊严;其次,您的小说描写的是当代中国最真实的生活和人物,故事很曲折,有时让读者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通过阅读您的小说,可以了解普通百姓的所思和所为,也可以了解发展中的中国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应该说,您的作品不仅代表宁夏文学,也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愿意通过翻译您的作品,把优秀的中国故事带给俄罗斯读者。请您谈谈对文学翻译作品的一些认识。

张学东:译作是了解陌生世界和人群的一扇扇窗口,我们通过阅读那些被译介过来的优秀之作,可以不知不觉跨越千山万水,抵达一个又一个异域国度,接近一颗又一颗独特心灵,最重要的是,在文学的国度里,你能感觉到人类如此相似,什么肤色、地域、种族、民族统统不是问题,唯有人性本身让这个世界千奇百怪,常常令人扼

腕叹息。

罗玉兰:您的长篇小说《家犬往事》是否存在自传性,或者说,这个故事与您的家庭在“大跃进”时期的经历是否密切相连?

张学东:我在中文版《家犬往事》后记里说过,这首先是一部想写给自己女儿的书,中国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尤其近年来百姓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我女儿生于新千年之初,可以说从出生以来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00后这代人对国家的历史了解有限,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知之甚少。我就想通过一部文学作品,让我女儿以及她的同龄人有机会走进那段缺吃少穿的艰苦岁月,去体验普遍的贫困所带来的重压和伤害,我想以拒绝遗忘的方式为孩子们补上这一公开课,唯独如此,年轻读者才能深刻理解自己的国家是怎样一路走来的,才知幸福得来实属不易,才能倍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家犬往事》搅动的至少是两代人的共同记忆,我的祖辈、父辈是亲历者,对那段历史不同程度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我小时候经常听到他们谈及“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祖父,每每见到我们吃饭时无端地浪费粮食,便要以“三年”为题大加斥责,老人家说过的最多的话就是“三年时期没粮食吃,非把你们的肚皮饿展了……”,这些话当时听得耳朵起了老茧,不过对于后来的写作却大有裨益,这或许也是一种基因吧,我写这样的作品,算是对老人们的一个交代。

罗季奥诺夫:在阅读《家犬往事》时,我最担心那两条大狗会不会受革命群众之害,像在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那样,令我高兴的是这些狗不仅自己生存,还一次次救出了那些无助的孩子,

而它们最终还生下了小崽子。看上去,您特别心疼那两条狗。请您多谈一谈家犬。您家是不是一直养狗?您觉得养狗最大的好处在哪里?

张学东:诚如您注意到的,《家犬往事》确实没有回避真实甚至是残酷的历史背景,尽管故事是以孩童和家犬为主人公的,但它恰好体现了中国哲学中的“四两拨千斤”的理念,或者叫作以小博大,因此,我以为它是有力量的小说,我相信它能击中读者的心灵,也包括俄罗斯人。从小,我家里就养狗,记忆最深的是一只狼狗,它还很小一点时,由我亲手从外面抱回家来养的,它矫健、机敏、勇猛,就像我在小说中描述的退役军犬“坦克”一样,看家护院身先士卒一丝不苟,应该说“坦克”就是它的化身。它是我年少时最贴心的玩伴,即便跟附近孩子们一起玩耍,我也时常牵着它,长大后我去南方求学,有一年暑假回来,发现狗窝空空如也,家里人先告诉我它跑丢了,后来瞒不住,才说它死了,就葬在我家果园一隅,那一刻,我站在静悄悄的果园里,突然泪流满面,仿佛死去了一位至亲至爱的人,那以后很多年家里再没养过狗。人们总是说,狗是我们的朋友,这话一定是养过狗的人的肺腑之言。想想看,偌大一个院子,如果没有一只汪汪吠叫的大狗,这个家园便死气沉沉了无意趣,我以为人最了不起的是,他不光自己要活着,还要活得足够丰富精彩,院子里有了狗,就不一样了。我写《家犬往事》时,家里正好养着一只比熊犬,它娇小玲珑可爱,更适合没有院子的楼宇生活,它总是喜欢黏人求抱抱,跟过去的大型家犬不能同日而语,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它不像狗,更像一只猫,总是懒洋洋地蹲卧在人的大腿上,反正我们全心全意

养着它宠着它,我就是在它撒着娇、打着呼噜中完成这部作品的,换句话说,这本书也包含了它的气息。

罗玉兰:既然咱们聊到了张贤亮,应该说,我曾比较多地研究和翻译张贤亮的小说,并于2001年专程到银川拜访了张贤亮。很遗憾,他已于2014年离世了,但他担任过二十多年的宁夏作协主席,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知他对您的创作生涯有没有产生某种影响?请您介绍您和张贤亮的关系。另外,您这一代的作家和张贤亮那一代的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张学东:张贤亮先生是宁夏乃至中国的一棵文学大树,他以自己二十余载的劳改生涯和生命体验,铸就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文学辉煌,诸如《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堪称一代经典。早在2001年,即我创作开初,彼时张贤亮先生尚担任宁夏作家协会主席一职,他曾亲自为我能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签署了推荐意见:“张学东同志是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两年他的创作成绩有目共睹,为此我推荐他加入中国作协。”斯人已逝,墨迹犹存,对于这位了不起的大作家,我最想说的是,他曾以知识分子的一笔之力,撬动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坛,他让外界知道了地处西北内陆渺小的省区宁夏,更为后来宁夏“三棵树”“新三棵树”及文学林的崛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我们这代作家来说,他的成功经验不可复制,所谓时代造就英雄嘛,我们要做的是不断阅读前辈的作品,从中汲取营养。

罗季奥诺夫:当代西北文学和中国东部、南部文学相比,是否有某些特点?

张学东:南北地理上的巨大差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学作品面貌上的迥然不同。通常,南方作家的文字就像那边连绵不绝的梅雨,阴柔、潮湿、怅惘、迂回,而北方作家更擅长用一种硬朗、质朴、憨厚甚至是笨拙的语言去构筑作品;东部特别是像长三角这样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更容易出现都市文学和女性主义色彩比较浓的作品,而西北地区历来是落后和欠发达的代名词,所以,这里的文学作品更多去表现土地的贫瘠、家园的荒芜以及天灾人祸。当然,这一切都因人而异,作家的出生之地、生活环境、教育水平等等,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就我个人而言,写过土地和灾难,写过乡村和城市,也写过历史和现实,不管写什么,我都非常注重人物的过去和现在,也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实主义文学不光眷顾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更应该关注人物的历史背景和未来去向。

罗玉兰:您的日常生活是怎么的一种状态?是不是每天都会伏案写作?具体是早上写还是晚上写?还有,是用电脑打字还是手写?记得作家刘震云曾说过,他在跑步过程中思考小说的故事。具体到您呢?

张学东:俗话说水无常势,写作者大抵如此。过去二十年,我习惯于早起,洗漱完毕用罢早餐和咖啡,可以在电脑前一坐两三个钟头,心无旁骛、海阔天空地写小说,九点钟以后开车去单位,白天做编辑工作,晚上看看书。对了,我极少夜间写作,而且很不喜欢阴天,坏天气很容易破坏我的思绪,而晴天丽日总让我灵感不断。2020年底,我完成了20万字长篇新作《西西弗的石头》,这是我对新千年以来现实和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借用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给这部

小说命名,目前,它即将发表在国内的一家文学名刊上。这两年,我的身体被腰突症、肩周炎等困扰,写作状况已大不如前了,以后再像过去那样痴迷写作恐怕不行了,也许身体想善意地提醒我,该换一种生活方式了,放慢脚步,好好读书,修身养性,毕竟年过半百,该写的东西基本完成。关键是,写作在当下大有泛滥之势,什么人都想写,都想发表和出版,铺天盖地参差不齐的书刊,叫人对写作这件事产生了怀疑。每天,只要打开微信,圈里皆是新鲜出炉的作品推介和道貌岸然的创作之谈。所以,我想,不写也许比写本身更有意义。

罗季奥诺夫:您自己比较喜欢阅读哪些作家的作品?枕边书都是什么?是否也包括外国文学?

张学东:我的阅读比较庞杂,单就外国文学来说,除了读上述经典的俄罗斯作家作品外,欧美及东亚作家作品涉猎相对较多,霍桑、海明威、福克纳、杰克·伦敦、路易斯、欧·亨利、卡佛、契弗、梭罗、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勃朗特姐妹、劳伦斯、奥威尔、毛姆、奈保尔、耶利内克、卢梭、司汤达、福楼拜、大仲马、雨果、布鲁斯特、莫泊桑、罗曼·罗兰、加缪、萨特、君特·格拉斯、托马斯·曼、乔伊斯、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博尔赫斯、茨威格、卡夫卡、萨拉马戈、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帕慕克、门罗、库切……不胜枚举,甚至像周边韩国也有喜欢的作品,比如韩江的代表作《素食主义》便是其中之一。读书多年,其实最喜欢的作品也是屈指可数,比如《日瓦戈医生》《罪与罚》《变形记》《百年孤独》《约翰·克里斯朵夫》《包法利夫人》《失明症漫记》《钢琴教师》《个人的体验》等。当然,这里面也少不了曹雪芹的《红楼梦》和鲁迅的一系列小说,前

者是几乎堪称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写实主义杰作,后者则如锋利无比的解剖刀对社会和国民性一次次大动手术,它们都有幸成为枕边书,让我经常翻阅,并持续地为我创作带来灵感。

罗玉兰:您最向往的地方有哪些?除了我们俄罗斯,还有哪个国家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张学东: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套用一句中国很流行的网络语,表达一下个人愿望。具体说,国内吧我最向往的地方是西藏,几年前已经去过,因为那里是高海拔地区,同行的人大多都离不开氧气袋且整天面色苍白嘴唇发紫,而我在西藏翻山越岭那些天完全没有缺氧的感觉,当时觉得很得意,就当是体检完全合格了。俄罗斯也是最向往的地方之一,那里有广袤的土地,有跨进北极圈的高寒地区,更有让我向往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好在这个梦想已在十年前实现了,不过,日后有机会还会去,毕竟现在有两本书在这里被二位翻译出版了。记得,那年在捷克的布拉格,专程去参观卡夫卡的故居,导游指着靠路边很不起眼的一栋小楼房,说卡夫卡最初就生活在这里,我张望了半天,总觉得似是而非,好在墙壁上有铸铁的卡夫卡肖像和手模,我赶紧把自己的手伸向那里,并与那只写下《变形记》《城堡》伟大作品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重叠。看来,我也是个追星族,不过,追的可是弗兰兹·卡夫卡啊!

罗季奥诺夫:说来咱们还是10年前认识的。2011年,您曾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作家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记得,当时我们圣彼得堡大学和中国作协合作翻译了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中短篇小说选集,其中就包括您早期优秀的短篇小说《跪乳时期的羊》,咱们当时围绕

这部书中的作品进行了交流。不知您有没有像王蒙或冯骥才那样,也存在某种俄罗斯情结?或者说到俄罗斯,您最想谈论些什么?

张学东:去年末,刚好读过法国作家沃尔科夫的《彼得·柴可夫斯基——一幅真实画像》,这是一部非常真实生动的作品,甚至超越了普通的传记文学。柴可夫斯基在中国一直享有盛誉,一点儿不亚于托尔斯泰。记得十年前,我随中国作家团访俄,好像正值柴可夫斯基诞辰 170 周年,那晚在美丽的圣彼得堡,主办方精心安排了柴氏的专场芭蕾舞纪念演出,《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等经典剧目片段悉数上演,场面十分壮观,观众热情洋溢,激荡的“乌拉”声不绝于耳。我喜欢他还因为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降 B 大调弦乐四重奏》《悲怆交响曲》,以及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女儿现在能熟练地弹奏钢琴曲,于我来说真是最美的享受。柴可夫斯基说过“如果没有音乐,人们更容易同庸俗、低级、卑劣的东西同流合污”;他还说过另一句话“如果说我注定要获得声誉,它也将迈着坚实的步伐姗姗来迟”。如此清醒而又理智的艺术家,就凭这两句话,人们没有办法不喜爱他。俄罗斯还有非常深厚的油画传统,列宾、列维坦、马尔科夫、克拉姆斯可依等等,那次访俄在国家展馆里目睹了他们的油画真迹,足慰平生矣。还有,俄罗斯的小朋友,几乎在所有参观的场所,都能看到老师们带领他们穿梭其中,孩子们面容清秀、眸子明澈,生活在这个艺术国度,从小接受各种伟大作品的洗礼,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幸福的。

罗玉兰:最近一年整个人类的生活在疫情的冲击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局面让您领悟到什么?您是否打算写有关疫情方面的

小说?

张学东:新冠疫情暴发后,我又集中时间重读了《鼠疫》《十日谈》《智利地震》等经典文学作品,也进行过一番比较深入的思考,并创作发表了随笔《庚子疫谭》。这样一场世界浩劫注定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印记,就像维苏威火山喷发,就像黑死病、霍乱、天花等大面积暴发。这场疫情似乎更想警告当今的人们,当我们自以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还有大自然的不可抗力,与之相比,人类依然如此渺小和脆弱,甚至不堪一击,死人的事现在每天都在上演,甩锅者的丑陋嘴脸比比皆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人性的黑洞依旧深不可测,任何一场科学技术的革命和创新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性之恶。也许,亚当和夏娃曾经动过的那只苹果,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手中须臾不离的手机。如果将来要创作一部有关疫情的小说,我可能会借鉴一下《失明症漫记》的表现手法,完全虚构和颠覆它。其实,写一部故事容易,创造一种方法最难,写灾难文学尤其要警惕。

罗季奥诺夫:您创作已过二十个年头,不知这期间,您写作的追求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具体到目前是什么?您觉得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作家?

张学东:二十年弹指之间,值得回味的东西很多,创作追求发生变化也是在所难免的。今年,国内即将出版我的《西北往事》“三部曲”,可以说这是我最最重要的作品,它涵盖了 1958 至 1988 近三十年的寻常百姓生活,它包含了福与祸、得与失、悲与喜、聚与散、生与死和善与恶,它是我二十多年创作生涯矢志不渝的一部三卷本作

品,尽管这中间有犹豫、彷徨甚至停滞,但最终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它是我文学梦开始的地方,也就是现在大伙挂在嘴边的初心。文学,对于个人来讲,也是一种体系建立的过程,从开始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到后来的亭台楼阁,慢慢地你会发现,这个文字建筑真的拔地而起,它承载了你所有的思想和抱负,它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它既是你的,又不完全属于你;它是虚构的,同时又是那么真实。它就矗立在那里,成为你的另一种存在。一个人一生可以浑浑噩噩得过且过,但是一部倾注了巨大心血和智慧的作品,它有可能重新塑造你,而我知道自己确实被《西北往事三部曲》所塑造。我要感谢这二十年的时光,我没有挥霍它们,并尽可能将业余的分分秒秒挥洒在阅读和写作之上,所以,我现在最想对你们二位翻译家说,在这个意义上,我被作品塑造成有现实感、有历史担当,同时也是一位有力量的作家。”套用马克思在论及费尔巴哈时说过的一段有关革命的话,而我想说的是:作家,只有在其创作中,不断地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和真理性,那么,他的作品才会真正有力量、有价值。

罗季奥诺夫:改革开放以来,世界目睹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中国人民在追求实现祖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那么,当代文学如何助力这一梦想?

张学东:中国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几乎每天都能在各种媒体上看到有关经济、国防、科技、社会民生诸多方面的最新报道,我们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而世界形势云谲波诡,这一切都需要作家、艺术家潜心去捕捉并表达。而每个作家都有他们最熟悉的领域和最密切接触的生活,我以为每个个体做好自己的事,关注自己最想关

注的群体,书写自己最感兴趣的故事,那么,千千万万个作家作品集合起来,便以最真实、最全面、最生动、最个性的方式,集束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对时代的赞美。有一点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当代中国有一个非虚构写作群体,他们致力于用非小说的方式(或长篇叙事散文)来描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白俄罗斯女作家亚力克塞维奇那样,如今这样的文学创作也颇受官方和读者关注,这些作品绝大多数关注的正是现实进程中的中国,我相信,类似的文本对于助力中国梦的实现该有些裨益的。